

中国书画精义

蒋平畴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蒋平畴著

中国书画精义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书画精义 / 蒋平畴著 . —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 , 1998. 7

ISBN 7-80145-017-5

I. 中 …… II. 蒋 …… III. ①书法 - 艺术史 - 中国 ②绘画史 - 中国

IV. J120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6435 号

中国书画精义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 : 100050

电话 : 63082437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1/32 印张 9 彩插 8 字数 210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: 5 001 ~ 10 000 册

ISBN 7-80145-017-5

定价 : 19.8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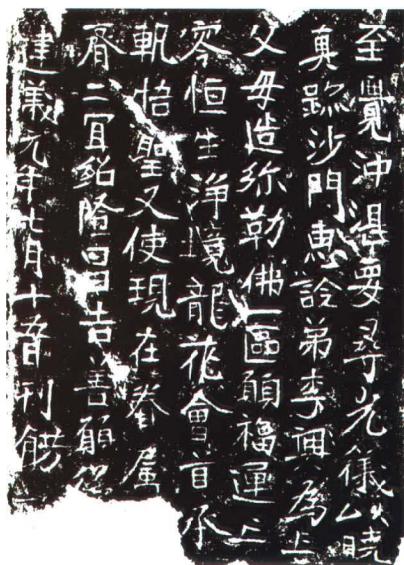
西周散氏盘铭文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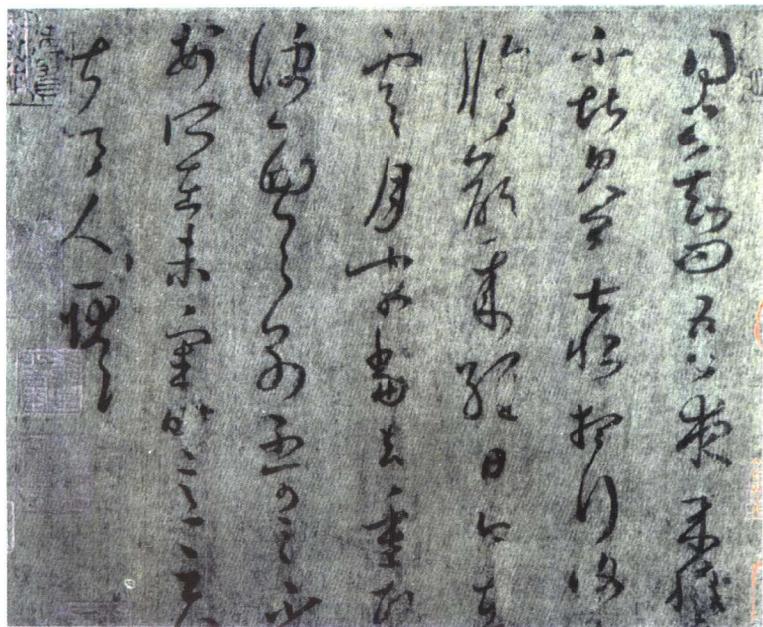
西汉帛书《老子》（乙本部分）



秦诏版（部分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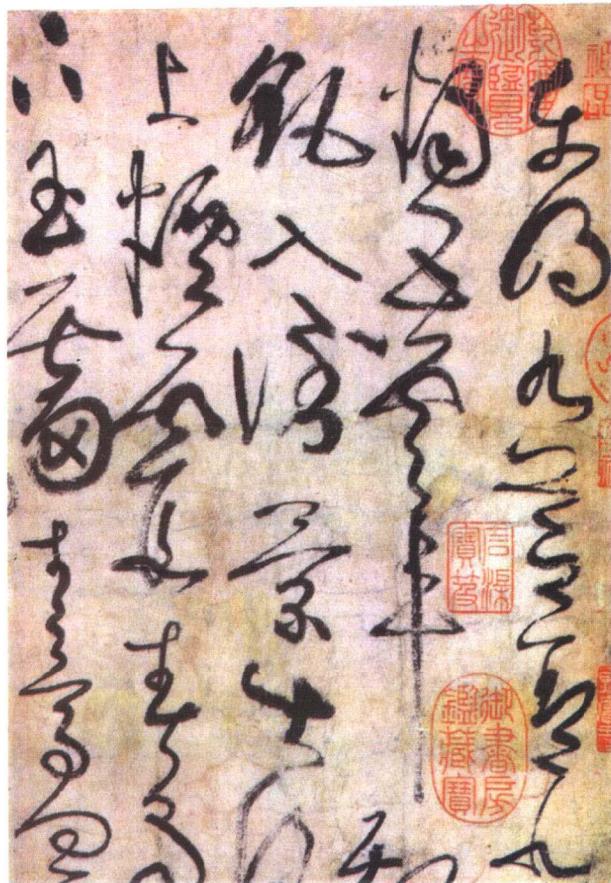
魏沙门惠讼弟子兴造弥勒佛像记



晋王羲之《上虞帖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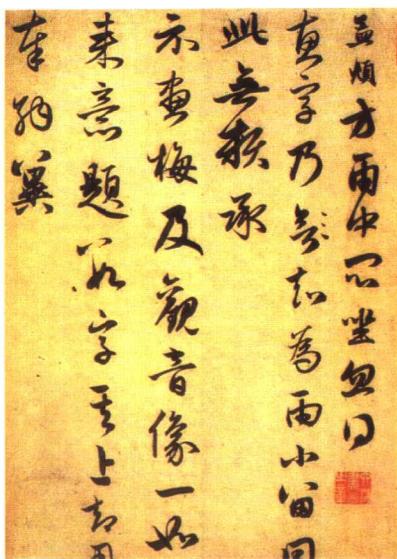
唐韩干《神骏图》(传本局部)



唐张旭草书《古诗四帖》局部

唐颜真卿祭侄文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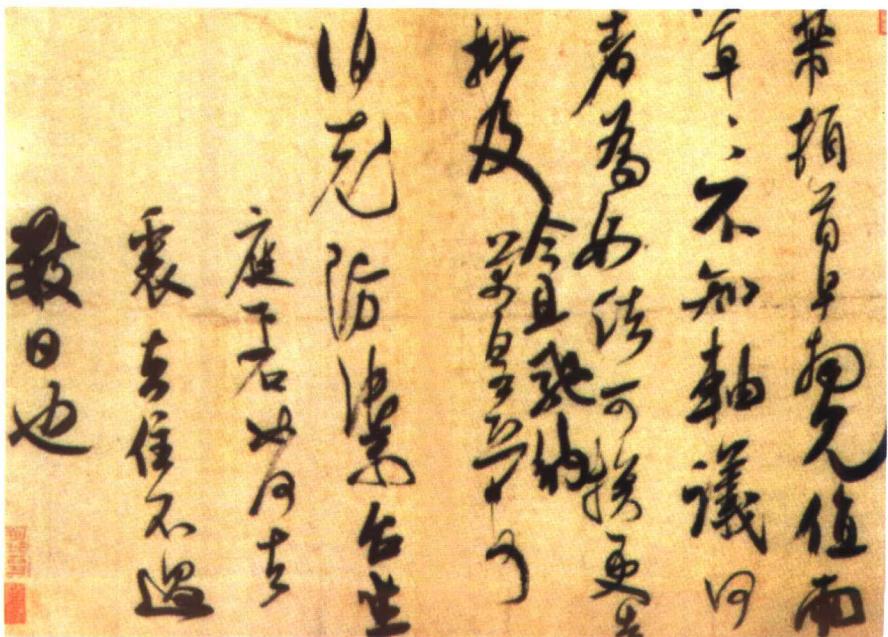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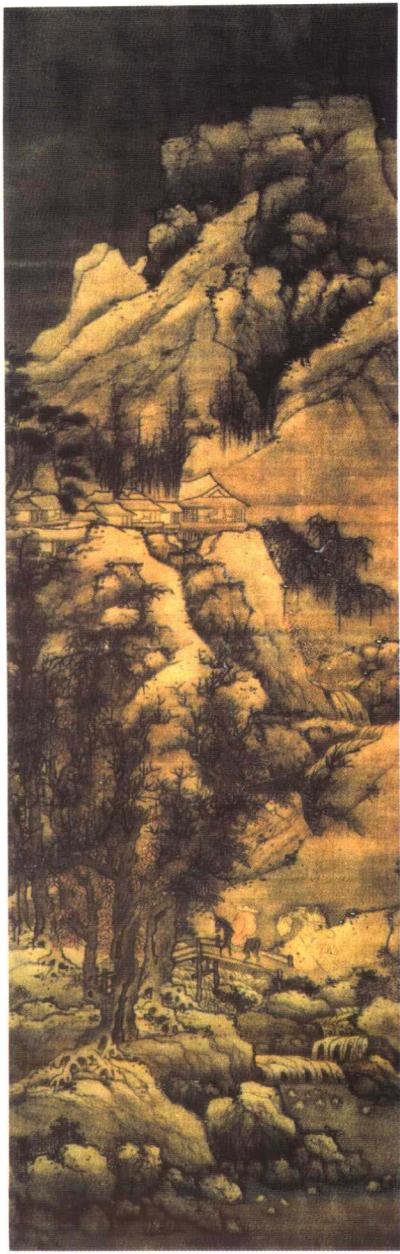
元赵孟頫行草书册页



明王铎文稿局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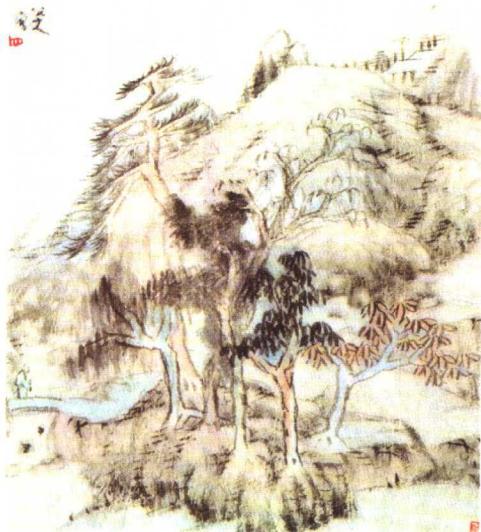
宋米芾尺牘



明蓝瑛《雪山行旅图轴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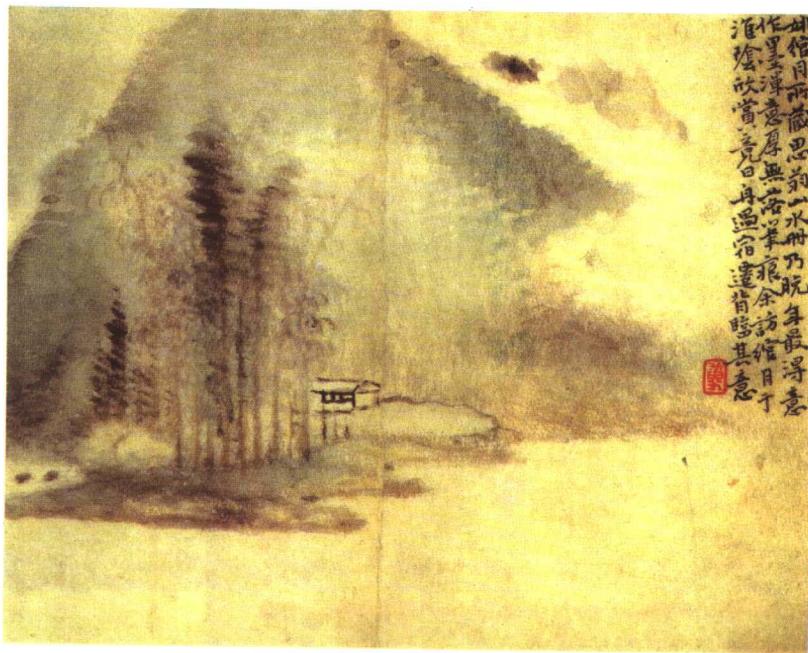
元倪瓒《苔痕树影图轴》



清朱耷《山水册页》



清石涛《山水册页》



清黄易《山水册页》



清虚谷《松鼠图册》



清赵之谦《花卉册页》



清任颐《人物图轴》



清吴昌硕《桃实图轴》

蔣平疇著

中國書畫精義

九四老人顧廷龍題



前　言

人们从抚摸到依稀可辨的模糊史迹中发现，在历史上绘画早于文字，而作为文字书写能够曲尽其妙，并成艺术的却只在中华大地产生。翻开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史册你将会发现，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具有其真正的艺术乃至成熟标志，较之中国绘画捷足先登，而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大异其趣，画者立万象于胸怀，挥纤毫之笔，匠心独运，展方寸之能，收万千世界，历艰辛演变，既有天才的创造，又有辉煌的印记。在历史进程中，传统书画各扬其道，以各自方式，分科发展，但皆以独一无二之风姿挺立于世界艺术之林，借彼物理，抒我心胸，流露出中国人心灵之极致，均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

探本溯源，书画在其发展过程中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谈画而言及书，论书而涉及画，交错环互，历有阐述。清代周星莲在《临池管见》中就说：

以书法透入于画，而画无不妙；以画法参入于书，而书无不神。

在古代，人们还经常将诗与画联系在一起。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，为苏东坡之名句，其从所追求的美学特色方面，概括出诗与画的一致性。据此观点，他还在《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中，对王维的诗歌与山水画做了综合评价：

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

诗、书、画之间，交织着扑朔迷离的关系网。诗、书、画可以融为一体，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，其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信息。全面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就会感觉到，只有将传统书画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富有意义。那一招一式，那智慧的灵光，无不折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人格的力量。苏东坡在《跋秦少游书》中谈到秦观书法成就在于“技道两进”。这里的“技”与“艺”属于同一概念，艺与道俱进，书画艺术创造才能有高度与深度。的确，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精神，往往体现在“艺”与“道”的统一。诚然，“道”是一个涵盖面甚广、蕴涵极深的范畴。“道”在古代书画艺术世界里，亦难以有一种解释可以包罗其含义，含义是多种多样的，相对而言，有确定的也有不确定的。“流美者，人也。”书画家的哲学意识，人生感悟和审美意向却潜藏在那“灵的空间”——书境或画境。通过“艺”体现“道”，将“道”转化为情感，却有着相应的共同的要求。《乐记·乐象篇》有云：

德者，性之端也；乐者，德之华也；金石丝竹，乐之器也。诗，言其志也；歌，咏其声也；舞，动其容也：三者本于心，然后乐器从之。

是故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：唯乐不可以为伪。

“乐”要求情感是真实的，书画艺术亦不例外。作画不徒写形，清代恽寿平在《南田画跋》中就说过：“笔墨本无情，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。作画在摄情，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。”挥毫作书，放纵攒捉，其妙在人。清人咏道：“胸中原有云烟气，挥洒全无八法工。”作书绘画，在“艺”与“道”的统一中体现出真情实感。中华民族素有博大弘通、刚健笃实、居仁守正、自新自立的优良传统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书画发展至今表明，创造主体通过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它所具有的精神与力量。

历代流传的书画作品，是我们认识书画艺术最直接的实证，若将其比作美膳，没有法书名画，便宛如失去可口食物，殊难品尝到佳肴美味。翻开历代所遗及出土的有关书画著录，就会叹惜留藏于今的珍品已是凤毛麟角。古代难以悉数的书画作品所遭受的劫难给后人研究带来许多困惑。为本已“恍兮惚兮”的书画艺术频添了几分神秘，为后人研讨增加了许多曲折。在这曲折的探幽中，许多研究者花过大量功夫，所得的研究成果，对我们探究古代的书画艺术起到参酌的价值和钩玄作用。同样，在古代书画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，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，其中有成形、成套与成体系的。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理论，许多是出自具有相当造诣的书画家，他们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的结合弥足珍贵。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上升为理论，理论的光采反过来照耀继续实践的道路，这在古代书画艺术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曾有过，其中所投射的不乏历久不衰、精义日新的光芒，像脍炙人口的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任何有创造性的艺术家，对之谁能失之交臂？只要不是一叶障目，而是冷静分析，必不会漠视中国书学画论所曾经产生的影响。当然也不必讳言，其中多

是经验式的片言只语的总结，较少宏篇长论的阐释。所涉及的有关概念，有的缺乏精确的界定，其外延广泛，不同的人对之意会见仁见智，莫衷一是，对之思索与发掘，会走马观花。不深入其里，欲品尝其中独特的滋味，则隔如天渊。倘仅仅囿于书画圈里究其所以，则有堕入五里云雾之虞。愈是深入研究书画艺术，愈加感到古代书画艺术所涉及的伦理文化、宗教文化，所体现的悠扬深远的哲学精神，所传递的民族精神，不能不一一予以关注。譬如，不曾为艺术立言，甚至主张取消艺术的庄子，不意中构成的审美创作理论，却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书画美学思想。基此认识，面对林林总总、复杂万端的书画艺术世界，观照书学画论所包容的，审视书作画迹所传达的，那迷濛处或许会开启熹微，出现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受。中国书画要发展，殊难对此无动于衷。

清代廖燕在《山居杂谈》中说过：

题目是众人的，文章是自己的。故千古有同一题目，无同一文章。

书画这个“题目”，前人不断研究、不断探讨，并以书画为题材写下许多不同的文章，纵览这些因人而异、因时而易的“文章”，便宛然步入异彩缤纷的艺术殿堂，更会发觉，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“文章”，只有与“题目”统而观察，综而分析，才会理解其失败的泪水，才能体味其成功的喜悦，从而寻找到发自古代，映照今天，又源源不断地启迪未来的合理内核。鉴此，本书选择书学画论与历代书画艺术实践之典型，兼及有关典籍与史料，诚知举一漏万，乃至例举或因具多义，重复引述，或削足就履，或理解舛错，欲裨补疏遗，奈见狭识浅，力不从心，但期冀对其间精深微

妙之义理有所阐发。果因其致用，则幸甚至哉。

意出尘外，怪生笔端。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表明，书画创作都要运用貌似平常却有神奇作用的毛笔。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，愈加讲究点线美，愈见重视意境情趣。以此为线索对书画进行总体研究，无论创作与欣赏，还是在传达中国艺术精神诸方面，都有共同的课题。当然这不等于说，书与画非此即彼。书画作为各自独立的门类，有自家题目，有自家发展史，不理解这些，欲领悟中国书法或中国画之奥妙，将成空话。一旦分别探讨书与画各自的艺术世界，对于两者之间以及有关它们的一切也委实难以等闲视之。惟有将二者综而分析，在谛视中国书画历史的演化状况下，才能够真正理解古代书画艺术创造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，才能够通过围绕书画这一题目的不同文章，认识古人在达到这个高度与深度的过程中是怎么想和怎么做。

诚然，中国书画艺术领域里，有众家说，有众家貌，更有许多需要人们继续探讨的问题，但其均蕴藏着无穷回味的智慧。这智慧建构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固非终极，所涌现的令人陶醉的典范亦非尽善尽美，但都足以使后人为之骄傲自豪。前人开辟的这条路已经延伸到今人的脚下，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接。我们要摸古察今，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对于前人所曾走过曲折的创造之路，不能不深入了解，不能不反复思考，不能不继续探索、延伸

.....